

師友分享

生命中的美好記憶

呂世浩老師

夜歷史的同學們，恭喜你們畢業了！在國立臺灣大學四十年的夜間部歷史中，你們無疑的劃下了一個圓滿的句點。

對於夜歷史的同學們，我個人的感情是極為特殊的。在進入臺大歷史系成為專任教師前，我個人先在臺大夜歷史有著為期一年的兼任教師經歷。對於一個教師來說，第一年的授課往往是生命中難以忘懷的經驗，總是難免擔心，自己的授課方式，同學能否接受？講課的內容，對於同學會否太深或太淺？課後的要求，會不會太重或太輕？然而，隨著第一個學期的授課後，夜歷史的同學們給了我許許多多的鼓勵；而你們上課的認真表現和期末的答題內容，更往往帶給我大量的驚喜。也因此成為專任教師以後，我寧願在學期裡多開一門進修部的「史記三」，就是希望陪你們走過大學生涯的最後一段旅程。我真心的感謝你們，對於我在臺大歷史系的教學生涯來說，你們給了我一個最好的開頭。

相對於日間部的同學，夜間部同學的求學生涯往往更為辛苦。你們之中，有的是事業有成之後，再來立志求學；有的是就職多年後，仍不忘努力進修；有的是白天打工，

晚上和假日還要上課，過著勤工儉學的生活。雖然求學生涯未必都盡如己意，但你們絕不比任何人差，因為從你們許多人上課時的眼神中，我看到了一顆顆追求真知和奮鬥不息的心。人生的路十分漫長，歷史中無數的例子讓我們知道，暫時的落後不代表最後的結果，追求真知和奮鬥不息的精神，正是上天給予人類最寶貴的資產，而你們已經擁有了。

心的自由才是真正的自由，而心的強大才是真正的強大，希望你們都能做自己生命的主人，在未來都能得到你們衷心所願的人生。

（撰於 2011 年 6 月 23 日）

文曲夜話

90 級系友周倍宏

夜影寂靜，舍外喧囂，椰林風影，千嬌百媚。
日出影斜，學子紛紛，廬內鼎沸，九流十家。
星光燦爛，湖波褶褶，燈火依舊，千綻萬放。
時光荏苒，歷史悠悠，夜廬不再，一覺百年。

（撰於 2011 年 6 月）



努力不懈，點滴在心頭

88 級系友郭永發

我是 1999 年進入進修部歷史系的學生，白天在桃園工作，下班後立刻開車前往臺北上課，每日來回百公里的車程，不曾為苦，因為臺大校園的美麗，消除了我白天工作的煩累，尤其是每年杜鵑花開的季節，更使我的心情莫名地愉悅起來。回憶剛進臺大那年的 11 月某日，晚上十點多，下著滂沱大雨，開車在高速公路回家的途中，突然濺起一陣水花，造成車子的所有警示燈全部亮起，心裡想著，在這麼晚的時候車子拋錨會造成我很大的麻煩，所幸經過一會兒，車子恢復正常。這時候產生一個念頭，每天這麼辛苦的到臺北上課所為何事？讀歷史系對我的工作完全沒有任何幫助，畢業後也無助升遷，為什麼不像其他同事下班後回家休息或是看電視？能使我努力不懈地完成學業，箇中原因除了有美麗的校園外，更重要的是歷史系有許多良師。

大學新鮮人時，劉景輝老師的「世界通史」課程，開啓我對歷史的興趣。大二的時候，遇到學貫東西三千年的吳展良老師，老師的淵博學識，使我瞭解歷史並非我想像的那麼簡單。大三的時期，上過導師古偉瀛老師的課程，才知道如何從事歷史研究，其次，古老師對學生溢於言表的關懷，讓我倍感溫馨。另外，修過王遠義老師的課程，我這才明白現代世界體系的運行狀況。最後一學年，選修李文良老師的「臺灣史」，讓生活在這塊土地上的我，對它有更深刻的認

識，也更加關愛這塊土地。除了上述啓迪我熱愛歷史的良師之外，還有許多老師的教導，使我點滴在心頭。

人生或許會有些意外，能進臺大進修部歷史系就讀，對我而言是一個意外，也更加珍惜這樣的意外。教育應該提供多元的管道，讓有心學習的人，經由不同的管道，達到學習的目的。感謝學校與歷史系提供這樣的管道，使我有機會繼續學習，經過這五年，培養我閱讀歷史書籍的習慣，這個習慣，將是我人生最大的收穫。

（撰於 2011 年 6 月）

生推月下門——進修部歷史系感言

90 級系友何維德

1999 年夏初，無意間收到永和社區大學一張招生宣傳單，裡頭開列了一門「臺灣史」課程，吸引了我的目光。那時，剛成為新手爸爸，被小孩搞得焦頭爛額。工作上的一成不變，精神至為苦悶。老婆看我可憐，發了慈心，讓我每個禮拜一個晚上，可以出去上兩堂課透透氣。

這門課是前臺大歷史系教授吳密察先生和他三位碩士生高足（分別是黃智偉、林欣宜、李國生老師）合開的，從荷蘭時代一直講授到二二八事件。吳老師口才、功力自然不在話下，其他三位老師也很盡責銜接得很好。

對我而言，從小到大，過往歷史教育的



養成，是一種不假思索的知識灌食。但是，一旦開始掙脫教條被引導產生思索的空間，所有史料上的人、時、地與結論就馬上形成立體化與多視角了，這是一個前所未有學習上的莫大刺激。老師可能看我讀得情緒高昂，就聊到臺大夜間部有開設歷史系一事。當下，興奮莫名的我就決定這「歷史系」是今生一定要進去唸的。

一年之後，社大課程結束，又恢復規律機械的上班族生活。讀書一事一直盤旋在腦海，揮之不去，生活被填塞到幾乎沒有空隙可以唸書。戰術上決定採用插班轉學考，但如何讀這上下四千年的中國通史？不過至少不會再接觸到惱人的數學。戰略上最大的假想敵，就是我自己讀書的動機與目的，究竟只是滿足某種歷史窺探究底的癖好？或是需要一張文憑來證明自己？我決定先考進去，邊讀邊尋求答案。2002年初，恰巧香港老闆把公司收掉，我領了一筆資遣費，可以暫時不用工作。蹲在麥當勞數月後，終於如願以償地考上進修部歷史系。

重作學生後，爲了能準時在晚上六點半到校上課，白天出版業務工作很自然地被訓練成效率與紀律並重。下午的工作幾乎在上午就要完成，下午則預備處理隔天上午的事務及應付突發事件。如此，工作上不帶給同事、客戶困擾，才能讓公司長官在背後支持你。

離開校園太久了，一個人從二年級開始讀起，多虧班上的老大哥空軍士官長懷榕兄個性圓融，善於折衝，辛苦的班代倍宏兄到處奔波叮嚀囑咐同學，而架班級網頁留言版

的桂思強和組織共筆團的厚任兄，他們不只維持住班級同學的凝聚力，更讓我很快地融入這學習的新環境。

進修部歷史系同學很引以爲傲的一件事，就是咱們的授課教授，幾乎是日間部原班人馬，我真的很感謝他（她）們犧牲用餐與家庭生活時間。印象中，鴻中師大概是授課時數最多的老師，長義師某學期很有義氣地將自己的課，從 AB 堂調到 CD 堂，頓時化解許多同學必修課衝堂的困難。雖說世人常言「人師難尋，經師不再」，但系上的老師都有一股難言的特質。他們都很尊重學生們的獨特性，雖不是口若懸河、大家風範那一型，但在教學中不經意地流露出其人生哲學與治學態度，這是需要一段長時間的共處，才能感同深受而內化爲個人心法。那時，周遭親友都建議我應該直接去考研究所，何必花這五年的晚上時間辛苦讀書，但我很慶幸當初讀進修部的抉擇是正確的。

課堂上授課的內容，很容易被時間沖淡，然而師長治學嚴謹態度，如庚堯師批報告，幫學生一字一句挑誤修正；震華師教授進修部最後一屆舊制的「中國通史」，備課如此戰戰兢兢；偉瀛師、鴻中師分享當初學習電腦經驗，都影響我轉變過往不嚴謹、逃避或畏懼的學習態度（比如再怎麼畏懼面對群眾，若有上臺報告機會，一定會積極爭取），甚至同事也隱約察覺到在我工作學習上的正向轉變。我想這種自我體驗得來的改變永遠不嫌晚，這一個轉捩點支撐我終生學習的開端。

被夜色墨濡滲透的臺大校園，是無法感



受到她的美感，除了刺眼的體育場照明設備。在課堂結束交錯，總是靠著雙腳飛奔在偌大校區中的暗幽曲徑，穿梭於普通教室與共同教室之間。無景可賞，也無心賞景，但總是有那深烙於心底的景象。特別是蕭颯淒苦的冬天雨夜，總是有莫名的孤獨感。往往上完最後兩堂課，在校工的吆喝催促聲中，趕緊檢查教室與投影機電源，匆匆走上歸途。這一段回家的路特別有感觸，課堂餘音裊裊，讓思緒還在思接千載視通萬里的興奮與感傷中迴盪不已。那種興奮是可以和古人無止盡的交談對話，那種感傷是反映生命現實，我們無能為力但終究不能棄守信念或放棄努力。

在求學的五（2002-2007）期間，不免有些難忘與感傷的師長身影，縈迴久久，揮之不去。在今天後現代（應該算是後後現代了）懷疑、虛無、絕望論者高歌叫囂的時代，世宗師可以舌戰群生，從日間部放學纏鬥到夜間部上課，我不只因他捍衛真理撼動學生而感動，也看見他能享受真理而欽羨不已。那一陣子，常耳聞不少同學有憂鬱症傾向，旁觀世宗師對徘徊生命困境的學生，一個都不能放棄的堅持。在我不只一次與他交談中，我的宗教信仰一直被挑戰，被逼到死角重新審視，這痛苦的過程反而讓我靈命更新，重新走出信仰幽谷。

鴻中師上課就像一位帶著佩劍的儒俠，他話不多，就靜靜地等著您出招，只要學生一亮劍，保證往來交鋒都會迸發智慧火花，精采可期。有一學期偉瀛師要預備出國發表論文，請鴻中師先帶「史學方法(上)」，

第一天上課，他就設局請日間部學生來個無厘頭的攪局，當我們同學還愣在當下，老師笑瞇瞇地請我們回憶剛才發生何事？結果大家議論紛紛，莫衷一是，連有幾個人、男女人數都沒有定論。接著他就讓我們討論何謂「真實」與「歷史事實」。老師果然像大俠，上課招無定式，且戰且走，一會兒練習傳記寫作（討論歷史傳記的優劣），一會兒口述歷史採訪，然後又搞影像史學，老師玩得開心，同學們也覺得獲益匪淺。

2007 年上半年，選修東華師「民國史學與史家」（他和庚堯師長期輪教大一「史導」），隨後李老師就自系上退休轉往輔大，我意外成為他臺大夜間部的關門弟子。而其備課認真及有始有終，毫無即將離開臺大校園之跡象。東華師上課臧否人物直言不諱，甚至包括系上其他老師，但態度非常嚴肅，總抵就事論事，頗有傅老校長大砲之風範。講到民國史學，對顧頡剛這一段學術風雲公案，老師感觸頗多，分析至深，提到顧氏弟子童書業及楊向奎後來與老師反目，東華師愈講火氣愈大，忠孝節義想必是課堂中他更為看重的部分。其北方漢子身軀猶歷歷在目，令人難忘，怎料世事無常，2010 年 7 月因病遽逝，這是我求學間最感傷的事。

在進修部（夜間部）劃下休止符那一刻，對於渴望博雅人文學科薰陶的社會在職人士（特別如我這種技職教育體系的背景）而言，無疑是關上了一扇門。社區大學因經費嚴重短缺，愈來愈趨向開設生活技藝或社團化之課程，公共圖書館資源有限，和借閱者互動性還是嚴重不足，毓太老師的奉元書



院如今也已成絕響。歷史學是文明遺產中非常重要的部分，但現今一談到文明與文化就想到「文化產業」，幾乎沒人在談「文化傳承」。抑或需先形成「產業」才易於「傳承」？這些都是我不解與還在思考的地方。

沒有列名文中的師長，在我仰望充滿繁星的夜空時，除了感受到那不可知的力量外，總是會想起你（妳）們的容顏。謝謝進修部 90 級永遠的胡主任（我們這屆很特別，歷經高明士、胡平生、吳展良三位系主任），在 2003 年 3 到 7 月 SARS 肆虐期間，穩定人心，幫助同學甚多。系辦處理進修部選排課的助教、進修部的辦事先生小姐職員、晚上辛辛苦守候的校工，我喊不出您們的名字，但是謝謝您們在同一個夜空下與我的生命曾經重疊過。當然最辛苦的還是內人，求學期間家中還多添了一個寶寶，她是最偉大的幕後推手。

（撰於 2011 年 6 月 20 日）

熄燈了，淡淡哀傷

90 級系友陳懷榕

2001 年初，我以已逾不惑之年參加了學測。猶記得那天第一堂考試，當預備鈴聲響起，監試人員在講台上面無表情地宣布：請陪考家人離席，還直往我身上瞧，實在令我有些無地自容的窘迫。因為放眼望去，盡皆是 20 歲左右的年青人，唯獨我是已過 40 的中年人。不意，放榜後竟然接到臺大的通知單，著實讓我驚訝！說真格的，我自己都不敢抱太大的希望。

直到開學後，某日行經小椰林道，望著過往的學生，自己猶如仍在夢中，不敢相信已身為「臺大人」了（雖然是有點二娘生的味道），還狠狠地咬了自己姆指一口，才確信這是真的！

臺大生活的確是人生中最精采的一段。尤其是師長們的教誨與啓迪，不但打開了我們的視野，更提昇了我們的眼界。在這一千多個日子裡，不論是普通教室、共同教室、圖書館、小巨蛋或其他教室，都曾讓我流連不已。其間的人、物、事，更是讓我魂縈夢繞。如今「進修部」的熄燈號即將吹起，確實讓人有股說不出的淡淡哀傷。

2011 年 6 月，校方舉辦「臺灣大學進修學士班回顧特展——夜讀同窗共剪燭」，我偕妻一起去回味這即將走入歷史的點點滴滴，因為要不是內人的全力支持，我亦無法順利地從臺大修成正果。如今，難得她已退休，正好趁此機會讓她檢視一下，她當年辛勞的代價為何！



▲進修學士班回顧特展展出「臺大夜間補習班」、「新舊制夜間部」及「進修推廣部」各階段之珍貴文物（2011 年 6 月 1 日臺大檔案展示館攝）



回首·臺大夜歷史 / 進修學士班

「臺大進修部」雖即將成為歷史，但我相信每個從「她」這裡走出來的學子，在自己的生命歷程中，這段時光都是人生中最璀璨的一部分，就讓這段歷史永遠在我們的生命中綻放著吧！

（撰於 2011 年 6 月）

夜闌人靜，誦習之聲不絕若縷

臺大法律系司法組林勇年

我個人雖非進修推廣部的學生，但與其緣分早從大一時就已開展，與進修推廣部的互動大約可分幾個不同時代，事實上也反映了本人大學生涯的轉變。適逢進修部徵文活動，有感而發，遂自不量力略發淺見，記錄這段過程，期許拋磚引玉，與上過進修部課程的師生共同保存一段回憶。

首先是「旁聽生時期」，很幸運的，我的本系也有進修部，是故在聽課上多了一些選擇。我那一屆不知何故，向來較受學生好評的老師恰好不是輪休就是借調，導致我無法一親名師之芳澤，好在有部分教師在進修部仍有授課，於是常與同學「揪團」去旁聽。遙想起甫步出藩籬踏進自由的大一，與高中舊識和大學新知每週四晚上與陳聰富老師「民法總則」之約，雖然如此譬喻並非妥當，但卻有種「補習班」的回憶湧上心頭的感覺。當然陳老師幽默風趣與深入淺出的教學讓人忘卻時間的流逝，很快地一個學期進入尾聲，迄今仍不時回想起陳老師最後一堂

課的勉勵：「法律是一門冰冷的學問，但是學法律的你們要有一顆溫暖的心。」民法為何物，也許早已退出記憶的倉儲，這席話卻依然言猶在耳。

之後也曾想過繼續旁聽其他進修部的課程，但隨著人際網絡的擴散，花在課業上的時間與精力受到壓縮，縱使心血來潮，也僅止於蜻蜓點水，未如前述般地完整聽取。臺大校園多采多姿的社團令人流連忘返，對於二十歲左右的青少年而言，終於逃脫考試的魔掌，獲得自在發展的舞台，誰還會想繼續待在教室裡？與進修部的邂逅也隨之停擺了一段時間。

青春大一終有變成老練大四的一天，與進修部的再次相遇，已來到了大學生涯的尾端。儘管早在大二時就已申請核准雙主修，但繁重艱澀的本系課業與琳瑯滿目的課外活動使之停滯，真正下定決心打算完成第二個學位時，卻驚覺學習生涯已步入尾聲。為求及早順利修滿學分，除了加緊修習日間部課程外，也求助於進修部課程，由此與其再續前緣，進入了「修課生時期」，課程選擇上也由本系相關轉向了雙主修相關。幸好進修部課程不易與白天正課衝堂，雙管齊下，一步步修完學分。

進修部與日間部課程形式上最大的差別也許在於人數的多寡，進修部歷史系小而美的氛圍，使人心嚮往之。衣若蘭先生的「中國史三」是極佳範例，老師很容易記得每位同學的名字，上課時也較有機會互動問答；除了正課外，不時分享學習歷史的心路歷



程，小班教學的好處是師生之間的疏離與階級感較為淡薄。此外，同班同學間也較有深厚的情誼，在同學的相處上，進修部同學多半較有社會經歷，從其報告與談話中，能吸收到年紀相仿同儕所不及之處。尤其看著長輩們爲了求取知識、實現夢想，犧牲與家人晚餐團聚時光，前來聽課，學習精神令人見賢而思齊。有時不禁慚愧：吾輩生長於安和逸樂之世卻往往不加珍惜，以爲能讀書求學是天經地義甚至是種「折磨」，孰不知此安定的環境是由前人含辛茹苦所奠定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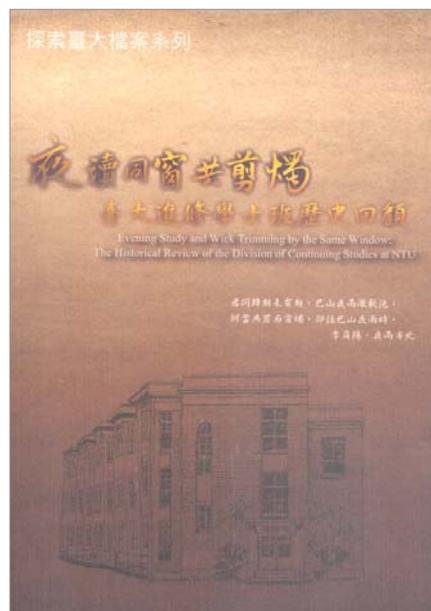
再者，進修部學生人數不像日間部，動輒有數十、數百人的規模，老師在授課步調上較爲從容，能隨著學生的狀況與興趣做調整，呂世浩先生「史記三」正是此例。久聞呂先生在史記研究上的工夫，卻始終分身乏術，未能親往聆聽，終於在進修部的最後一學期，同時也是本人大學生涯的末端，有機會進入《史記》那宏偉壯麗的殿堂。《史記》百三十篇無一不是佳作，但礙於時間無法全數網羅，僅能挑選精華講授，但要選取哪幾篇就成爲傷腦筋的問題。延續上學期尚未教完的〈貨殖列傳〉後，接下來的篇章，呂老師交由全班投票表決，最後決議是〈外戚世家〉與〈孔子世家〉。學生對於課程內容具有較多自主性，師生間不再是隔著巨流的兩端，而是同舟共濟渡河求知的伴侶，唯有在進修部始能充分體會。

中文系李惠綿老師在接受媒體採訪時曾說，上進修部課程是「踩著夕陽上學，踏著月色回家」，詩意翩翩。除了求取學問獲

得學分，進修部也多了幾許浪漫，無論是師生間的亦師亦友、同儕間的世代交流或是進度上的雙向調節，或許都是日間部課程較難企求的層面，很幸運能搭著進修部的末班車，逐步朝向目的地前進。

進修部學士班儘管吹起了熄燈號，但在進修部師生以及蒙受進修部之助完成學業的日間部學生心中，如同汪洋中的燈塔般，依舊燈火通明地閃爍在記憶的腦海裡，期待再相逢。謹以本文聊表本人對進修推廣部的敬意與感謝。

（撰於 2011 年 6 月 26 日）



▲《夜讀同窗共剪燭——臺大進修學士班歷史回顧》於 2011 年 6 月由臺大校方出版，書中收錄「臺大夜間補習班」、「新舊制夜間部」及「進修推廣部」之成立與轉型等相關珍貴史料，另有多筆系友之訪問紀錄。（陳昌相先生提供）